

交互作用原则与形容词的语义

— 在活动情境中理解形容词的属性

郭沂滨*

<目 录>

1. 引言
2. 从可见性到行为者的态度
 - 2.1 主体性的语言学
 - 2.2 对长度的认识问题
 - 2.3 交互作用的属性
3. 生态心理学的知觉观和行动观
 - 3.1 生态心理学及其语言观
 - 3.2 生态学的存在论
 - 3.3 知觉与行为的联结
4. 框架语义学的整体论
 - 4.1 框架语义学
 - 4.2 经验性结构:行动框架
 - 4.3 形容词的解释与活动的语境
5. 对个别形容词的分析——以“硬”为例
 - 5.1 “硬”的语义
 - 5.2 隐喻与故事的理解
6. 终章

1. 引言

形容词可以表达事物的属性。但是如果考虑到理解与属性相关的具体经验结

* 水原大学国际大学语言教育学部副教授

构时，属性的概念就不仅是事物的客观性质，而必须基于人类与其生存环境“交互作用的属性”进行理解。本文将把这种属性的本质纳入视野，提出一个以主体与对象的相互作用为前提的解释形容词的框架。为此，我们将应用在语境中理解语义而产生的框架语义论，考察在活动的语境中对形容词属性的理解以及表达方式。

本文将重新审视认知语言学所倡导的主体性，从一个新的角度把行为者看作活动的主体。我们将吸收生态心理学的知觉、行动理论，以显示事物的属性只有能动性的在某种行动中才能产生，并将运用框架语义论解释这种活动语境表达的手段。本文将以个别形容词为焦点，考察理解隐喻或者故事时首先理解行动的必要性。

2. 从可见性到行为者的态度

认知语言学在语义论的基础上导入了基于主体的概念化的观点，从而使语言的“图”与“地”¹⁾的反转或虚构性的移动现象得到合理的解释。然而，也出现了这样一种事实，即基于格式塔心理学知觉模式把语言概念化背后的某些现象进行归纳时，却不能自圆其说。本文将导入生态心理学的观点，不把对语言进行概念化的主体仅视为能看见活动的观察者，而是把他们看成具有能动性的行为者。

2.1 主体性的语言学

认知语言学的本质特征可以称为“主体性的语言学”。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来看，语言所表达的概念并不是对客观世界的直接反映，而是反映主体对客观世界的知觉和认知 (Langacker 1987/1991, Talmy 2000a/b, 山梨 1995/2000,

1) 此处“图”相当于“前景”，“地”相当于“背景”。

文旭 2002, 王寅 2004等)。

(1) 主体性的语言学

主体性的假说：发话的背后有认知主体的存在

语义—概念化²⁾：语言是概念化的过程或者是它的产物

认知语言学对语言的分析与其它学派有很大不同，即，传统的语义分析均是基于语义的真理条件，排除语言所产生的外界环境对言语的意义进行分析。

在下列a、b例句中，虽然具有客观上的等值现象，但是发话者对事态的观察方法却不相同。具体说来就是在葡萄酒和酒杯之间哪一个被前景化的问题，也就是“图”与“地”的关系问题（山梨 1995：11-18）。

- | | |
|---------------------------------|--------|
| (2) a. The glass is half-empty. | 杯子是半空的 |
| b. The glass is half full. | 杯子里半满着 |

然而，如果无视主体为何采取不同的观察方法的动机就很难自圆其说。本文基于生态生理学的知觉、行动观的视角认为，在我们所见的事物背后，主体绝非仅仅是对事态漫然眺望的被动的观察者，而是具有某种意图和欲求的能动的行为者。因此，我们必须关注语言背后主体的“存在方式”，即“态度”（stance）。

2.2 对长度的认识问题

皮亚杰（1954）曾经让儿童看例（3）中的两个图形，并问他们哪一个较长。于是，其中年龄较大的儿童回答是两个图形的长度不一样，而年龄较小的儿童的回答则是两个图形的长度相等。

www.kci.go.kr

2) 语义并非完全等于概念，即不是把语言视为静态的对象，而是站在实践性活动的立场来理解语言。这类认知语义论的观点大多以生态心理学的视角来观察问题。

对于这种观察结果我们认为，如果这两个物体以作为棍棒使用为前提，在现实世界中，就被认为一样长。

(3) 物体的长度与动作行为的相对化

例：当作棍棒使用
当作绳子使用



即，对这两个物体长度的判断取决于它们的材质及用途。而它们实际的长度跟认知主体的行动紧密相关，这与主张语言的意义独立于主体的真理条件语义论有很大的不同。在认知语言学中，把这种属性的性质称为“交互作用的属性”。Lakoff (1987: 51) 曾这样定义：

(4) 交互作用的属性 (interactional properties)

属性概念不应该被视为跟所有的生物不相关的客观地存在于这个世界，毋宁说它是作为物理性、文化性环境的一部分与我们相互作用的结果。

2.3 交互作用的属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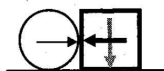
在自然科学的话语中，色彩或质量等事物的物理属性是指对象所具有的内在性质。例如，“黄金很重”，是表达物体的客观质量或者重量概念。然而，在日常生活用语中重量的概念是什么呢？例如，“旅行箱很重”这句话，与其说是指这个行李箱的质量和性质，倒不如说是主体在搬运行李过程中所感觉到的“抵抗力”³⁾。

如此看来，在日常语言中，“重”并非表达某一物体的内在属性，而是应该理解为以主体的“搬动”这一以动作为背景的交互作用的属性。因此，要描述“重”的语义，需要考虑身体的体验。新地 (1987) 从认知语义论的视点来形容词“重”作了综合性的观察和记述，把它的意义进行定义和图式化：

3) 再比如“玄关很重”，与其说是指玄关的重量，不如说是行为者觉得玄关难以推动，将其前景化。考虑到这种情景，也可以把重量概念归属于行为的结果。

(5) “重”所表达的典型意义(新地1997:80)

- a. 基于重量概念的自上而下的力
- b. 在搬动物体时感到难以移动



图中○表示主体, □表示受力的对象。主体不仅是能感知抵抗力的体验者, 还是搬动受力对象的行为者。这种行为者的观点在迄今为止的认知语义论中尚未给予重视。所以, 当我们在论及攻击或抵抗等概念时, 只把主体看成观察者是不够的, 还可以大胆预想主体同时也是持有某种目的的行为者。

3. 生态心理学的知觉观和行动观

3.1 生态心理学及其语言观

生态心理学是20世纪中期在西方国家出现的一种心理学改造运动, 提倡在真实环境中研究人-环境系统中的心理与行为(易芳, 俞宏辉: 2008)。

生态心理学家认为被传统心理学家所分离的两个方面的东西, 如行为和心理、行为和环境, 在本体论上都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对子, 因而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 都不能对它们进行分离研究和解释。从方法论上, 生态心理学家把交互作用原则(the principle of reciprocity)作为首要原则运用于研究之中。Lombardo(1987: 3-4)明确指出: “吉布森的生态心理学的中心观点就是交互作用的原则。”并且还阐述了交互作用原则的三个重要含义: 一是动物(包括人)-环境交互作用不仅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而且是生态心理学的中心原则; 二是生态心理学中“生态”的含义是指动物-环境的交互作用, 它能最突出地反映这种新取向与传统取向视角的根本转换: 从一种人和环境的二元分离向人-环境的相互作用的视角转换; 三是有机体和环

境都是生态系统,它们的组合也是生态系统。

生态心理学形成的哲学背景主要有实用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及哲学上的反二元论思想。长期以来,美国整个学术界都有一种很浓厚的实用主义氛围,诞生在其中的生态心理学当然也不例外地受到了很深的影响。“实用主义强调立足于现实生活,把人的行动、信念、价值当作哲学研究的中心,把获得‘效果’当作最高的目的。其中,行动、实践在他们的哲学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故又把它称之为‘实践哲学’或‘行动哲学’”(车文博,1998:303)。

现象学是20世纪现代西方的一种哲学倾向,是现代西方许多人文科学的基本方法论(车文博、黄冬梅,2001)。现象学强调研究人的经验意义结构,强调从整体上来研究经验,反对对经验作分解式的研究。现象学的整体主义思想通过格式塔心理学深深地影响着生态心理学。生态心理学将人——环境作为一个统一体来研究,强调把心理现象的研究放在人和环境、心理和环境等相互作用的关系中,并反对把人的心理和行为与真实环境相剥离的实验室研究方法,而倡导具有生态效度的实验法和自然研究法。

存在主义哲学中以海德格尔的思想与生态心理学关系最为密切。海德格尔采用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提出一套研究存在——“此在”的哲学思想。他认为“此在”作为人的基本存在状态的基本存在方式就是“在世”,也就是它不是一种孤立的、单独的存在。它总是处于世界之中。“此在”与其他世界是不可分割的,人(此在)总是与世界(事物和他人)同时出现,而生态心理学也认为人与其环境密不可分,这种总体观念的一致性导致他们对一些具体概念的解读也是一致的(朱耀平,2003)。

以笛卡尔为早期代表、以实证主义为高潮的二元论者认为,一切事物都一分为二地对立着,世界是二元的,诸如人与自然、心理和物质、心理和身体、主观和客观等的关系都是独立存在且彼此互不依赖的,进而在研究方法上崇尚绝对客观主义的研究原则,把研究者的主观性排除在研究客体之外。而反二元论者从亚里士多德到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乃至达尔文和实用主义哲学家们都认为认识的心灵(或“主体”)和被认知的“客体”是不可分离的,强调关系的重要性,倡导整体并非部分的串联,抨击绝对的元素和物质,在研究方法上主张多元论。哲学上

的反二元论思想通过心理学中的机能主义心理学和格式塔心理学影响到生态心理学家，从而使生态心理学具有了强烈的反二元论的意味（易芳，2004）。

从生态心理学的视点来看，知觉者并非是外界刺激下的单纯被动的存在者，而是对周围环境主动关心，并对环境主动理解的认知主体，是在预测未来将要发生事态的基础上积极调节个人行为的实行者。此外，主体所要适应的环境也并非无秩序的世界，而是相对于生物的身体性质或能力的有意义的结构化（Gibson 1979, Reed 1996）。

以下是生态心理学所倡导的人类、环境观：

(6) 生态心理学的人类、环境观

- A. 人类观——是能动的在环境中进行活动的实行者
- B. 环境观——是相对于生物而言有意义的结构化的环境

如此看来，语言所表达的概念不仅是观念性的构成物质，而且是以环境和经验结构为基础进行分析的。换言之，语言的概念并非随意性分节，其动因是建立在生态学所指的环境中而产生的。以下是生态心理学具有代表性的语言观（Reed 1996: 324）。

(7) 生态学的语言观 (ecological view of language)

语言不是观念或者行为的表达手段，语言是为了他人可以利用信息的手段，在此基础上，它有助于自身及其调整集团的活动。因此，语言在指称某种事物时，其所指并非事物内部的表象，而是指环境的状况或状态。

3.2 生态学的存在论

生物与环境是互相不可分割的。如果说没有环境就没有生物，那么没有生物的环境也是不存在的。生态心理学把环境看成与抽象化的物理世界不同的事物，认为环境对生物来说充满了丰富的意义和价值。对处于这种环境中的生物来说的

价值和意义又被称为“动允性”⁴⁾ (affordance) (Gibson 1979:119-136)。

例如，对于一个人来说，苹果具有可以吃的动允性，而对于一个愤怒的人来说，苹果具有扔出去以攻击他人的动允性 (Eysenck & Keane 2000:85-86)。

再比如，洞，不仅是藏身的隐蔽性空间，墙壁上的洞还是可以窥视的空间，地面上的洞是低于地表的凹坑，也可以使人或者东西掉进去。对于动物来说，较大一点的洞穴还能居住或隐藏。这种环境使行为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⁵⁾。“动允性”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与生物行为相关的“动允性”，另一类是与生物知觉相关的事象的“动允性”。学者们普遍认为：动允性是动物个体与环境之间的一种交互作用，是环境的属性使得动物个体的某种行为得以实施的可能性。本文要论述的是关于行为的“动允性”，一般可以定义为促进或阻碍行为者活动的环境属性。在这种定义下，状况或者说状况中的因素具有容易、困难或者不可能等意义，具体来说就是障碍、抵抗、地形、载重、强敌等问题。

(8) 促进、阻害行为“动允性”活动的环境属性

对于行为者来说：执行行为的可能性

状况类型 → 容易，困难（行为）

所利用的环境：障碍，抵抗，地形，载重，强敌

本文具体的分析对象“重”、“硬”类的属性基本上相当于这里所说的“抵抗”，我们把其作为“动允性”所言及的概念进行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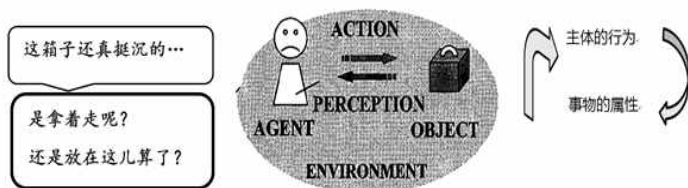
4) 动允性：由著名知觉心理学家Gibson(1966)最初提出，认为在实际知觉环境的过程中，在人类或其他动物与周遭的事物互动的过程中，一个必要的中心环节就是对动允性的提取，所描述的是一种“行为的可能性”。学者们(Gibson,1977,1979; Warren,1984; Stoffregen,2004等)普遍认为动允性是动物个体与环境之间的一种交互作用，是环境的属性使得动物个体的某种行为得以实施的可能性。Gibson (1977) 认为，在实际世界中，人们会自动、自发地感知到自身-环境系统之中的动允性，并通过知觉到的各种动允性来判断自己下一步的行为。

5) 在很多童话图书中都有表现儿童在具体的活动中所感知到的洞穴的动允性。

3.3 知觉与行为的联结

“动允性”产生于生物在环境中的某种具体的行为。主体基于自身的某种行为是否能顺利进行的环境而产生对“动允性”的知觉，并以这种在行为中感知到的“动允性”为基础来调整自己正在进行的活动或者为将来的行动做准备。这种知觉与行为交互活动的源泉被称为“知觉的循环”，或者称为“知觉与行为的联结”（Neisser 1976, Valera et al. 2001）。

(9) 知觉的循环



例如“行李箱很重”。人们在搬运行李箱这类活动时，最初能感知到它的属性，然而如果我们与这种行为无关时，虽然知道行李的重量是这种事物属性的存在状态，却不会去注意这类事情。此外，对“行李箱很重”，我们通常是从搬运较为困难或者吃力这种负面的“动允性”角度来理解。

正是在对属性（重）产生知觉的基础上，主体才能决定是否执行这种行为。一般来说，较为容易的情况下会实行；如果遇到较为困难的情况，就会探索新的“动允性”。例如，人们通常不得以从行李箱中拿出一部分不太重要的东西，或者找一个行李车来承载，或者请别人来帮忙等等。

4. 框架语义学的整体论

迄今为止，以生成语法为基础的语义论对动词的词汇、事象结构的行为和事件的意义进行了非常具体的分析（Pinker 1989, Jackendoff 1990, Pustejovsky 1995等）。但是对表达属性或状态的形容词语义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记述性的分类及语法功能的描述（程工 1998, 张国宪 2006 / 2007, 张伯江 2011, 郭锐 2012等）。

近十几年来对形容词的研究虽然成果不少，然而多数都把形容词看成表达属性的词类，并没有把视野伸向深层的相互作用⁶⁾。此外还有分析形容词语义结构的许多先行研究（Paradis 2001, Kenenedy 2001, 张辉、李佐文 2001, 周启强、谢晓明, 2009, 熊仲儒 2013），提出了阶段性结构（scalar structure），引人注目的是他们认为阶段性结构表达对义词关系，具有框架语义的射程。

形容词的语义研究之所以进展缓慢，原因之一也许是对属性概念的要素很难进一步分解，基于要素还原的语义理论不能很好的解释。基于这种反省，本文将对词语的语义进行要素分解，但不是要素合成所表达的一般语义论，而是把语义作为整体结构来理解，从框架语义学的视角出发，探索属性的语义可能性。

4.1 框架语义学

人们在理解某一个词语时，不是把它从特定语境中分离而孤立地理解，而是在一个特定情境中把握其意义。框架语义学把这种情境称为“框架（frame）”，它表达了一个结构化的知识框架，把每个词语所表达的意义置于整个情境中来理

6) 但也有某些学者的研究与本文见解较为接近，例如高立伟（2010）从语篇的层级对形容词的分析，指出对形容词的解释应该从属性与认识的两个层级来理解，并假设其背后存在着评价者，即本文所说的行为者。

解。因此，语义所激起的框架中的因素或者关系的焦点化就是问题所在。

Charles Fillmore(1982)的Frame Semantics《框架语义学》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整个理论基本形成，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理解和描写词项意义及语法句式的方法。框架这一术语首先由人类学家Bateson在人类学中使用(Tannen 1993:18)；Minsky第一个提出了框架理论(马伟林 2007)；而Fillmore首先将框架理论引入语言学之中(Ungerer & Schmid, 2001:209)。框架语义学的语义观认为，第一，毫无疑问，框架语义论反对传统的语义还原论，而是提倡“语义的整体论”；第二，不同于传统语义学基于真伪值的真伪语义论，而是探求人类是如何对世界进行概念化的“理解的语义论”；第三，摒弃了合成性的原理，而是建立在各个词语所激起的框架间的“适合性原理”，重视框架之间的相互关联性(Fillmore 1982, 1985)。

(10) 框架语义学的语义观

- A. 语义的整体说——语义依靠情境和语境
- B. 理解的语义说——语义是理解=概念化的问题
- C. 适合性的原理——语义被还原成情境的结构

以下我们将从具体例子入手，概观框架语义学的语义分析方法。

★ 商业买卖框架

Fillmore用框架理论分析语义的经典例子是商业事件框架。四个动词buy、sell、pay和charge可以在同一框架中进行分析。要解释四个之中的任何一个，只需了解这个商业行为框架，解释其中一个动词，就可以理解该框架中的其他三个动词。它们都有购买者、销售者、货币和商品这四个填充项，区别仅在于突显哪两个填充项。构成商业买卖的参与者有卖家、买家、金钱和商品，在金钱和商品的所有权于卖家—买家之间交换的连锁事件的基础上，商业买卖的活动得以结构化(Fillmore 1977, 1982)。按照较为传统的语义分析方法，“买”与“卖”这类动词相互之间并无关系。然而，当把具体的活动场景也纳入其中时就会发现人们会把这两个概念作为买卖的共同场景来理解。

因此，不是把动词的意义分解成各个要素，而是将其还原为在商业买卖场景中何种因素或关系成为焦点。例如，“老张在多味坊买面包”，可以理解成老张=买家、多味坊=卖家、面包=商品。本文将把它们作为该场景成立的经验结构来假设能适用于对形容词在上下文中的理解。

(11) 商业买卖框架

- a. 卖家 把 商品 卖给 买家
- b. 买家 买 商品 (从卖家手中)
- c. 买家 付钱 买商品
- d. 商品 花了 买家的钱
- e. 商品 便宜/贵

4.2 经验的结构：行动框架

环境的意义与生物的身体具有相对性。如果从生态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我们所感知到的事物绝非仅是它们的客观存在，而是常把它放在特定活动的场景中进行理解 (Siegel & Cocking 1977, Werner & Kaplan 1984/2014)。

即，人们对某一事物的最初经验并非像语言所表现的那样处于分节化的状态，其基础是“主体-活动-对象”间相互有机性结合的未分化状态。比如打球，正如在投球或者扔球这种最初的活动中对球产生知觉一样，人们同样不会把球从上下文语境中分离开来理解。

作为一种理想认知模式 (ICM) 7)，本文把使周围环境结构化的活动看成行

7) Lakoff(1987:68)认为，人的认知模型是以命题和各种意象的方式贮存在大脑中，在人与世界的交往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贮存信息，而且还对输入的信息进行重组。理想化认知模型的价值在于它对我们生活的经历和行为方式高度概括，为认知世界提供了一个简约的、理想化的认知框架。换言之，它能为我们的言语活动和行为提供一个参照，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样，我们要怎样行事。这一模式具有文化特殊性，交际双方只有拥有相同或相似的ICM,交际才能顺利进行。ICM是在对Fillmore(1982)的框架语义理论、Lakoff 和Johnson(1980)的隐喻和转喻理论、Langacker(1986)的认知语法和Fauconnier (1985)的心理空间理论整合后而提出来的。

动框架，并将其一般化。所谓行动框架就是在日常性的场景中把主体的能动性行为（施动性较高的活动）进行理想化的模式。

(12) 行动框架

由经验所构成的理想化活动模式：

语言中重要活动的具体事例

行为框架：操作、破坏、制作

移动框架：移动、出现、消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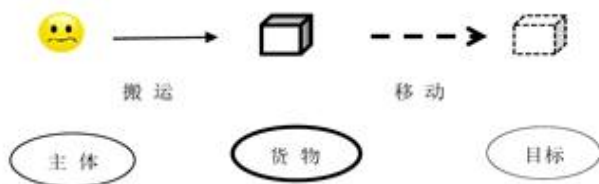
授受框架：授受、买卖、传达

例如，在使某件东西移动时，常常会使用搬运、推动、举起等词语来表达，这些都能用“某个人把某件东西向某个地方移动”这种理想化的搬运场景来表述。搬运的场景由搬运的主体、被搬运的东西、移动场所等参与者所构成，活动的最终目标则是某个东西存在于某个地方。

(13) 搬运框架

A. 参与者结构：主体、物体、（工具）、……

B. 移动的路径：起点、经路、到达点、……



在搬运的基本行为中，参与者多数具有对应动词表层格的性质。在此，主体是施事格，物体是受事格，目标是处所格。

(14) a. 张同学往教室搬课桌

b. 张同学：施事格 → 主体

课桌：受事格 → 物体

教室：处所格 → 目标

正像 (15) 所表示的那樣，如果這個句子有後續句，人們會把前者理解為“那個=課桌”，把後者理解為“那兒=教室”。對這種照應現象，歷來的方論都遇到分析上的困境，因為他們都把屬性對象的意義角色單純視為“主題”。

- (15) a. 那個特別重 : 那個 = 課桌
 b. 那兒特別遠 : 那兒 = 教室

在下一節，我們將探討這種屬性的意義在活動的語境中是如何理解的。

4.3 形容詞的解釋與活動的語境

假設把活動的語義基於框架語義論來思考，那麼歷來以要素為基礎的詞語語義論很少言及的名詞或形容詞的意義也可得到適當的處理。例如，“桌子”類所表達的事物與行為的相對化具有多樣性，本節將探討人們對這種現象多樣化的理解，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思索使用形容詞的“桌子很重”類句子所表達的意義。

4.3.1 “桌子”的語義

那麼“桌子”到底是什麼呢？首先，桌子具有一定的形狀和材質，但它是基於“為了人能吃飯、辦公和學習的道具”的本質特徵所下的定義。然而，某種事物的功能和作用在其出現的活動情境中會相對地發生某些變化。桌子並非僅能供人吃飯、辦公和學習，有時也可以作為踏台登高使用，有時作為床用來睡覺，有時則作為貨物被搬運。在各種場景中桌子的性質（功能）有所不同。

(16) 與行為相對化的桌子的語義

- a. 坐在桌子前吃飯 : 桌子 ⇒ 飯桌的角色
 b. 在桌子上寫字 : 桌子 ⇒ 課桌和辦公桌角色
 c. 踩在桌子上 : 桌子 ⇒ 踏台角色

- | | | |
|-----------|---|-----------|
| d.搬桌子 | : | 桌子 ⇒ 货物角色 |
| e.睡在桌子上 | : | 桌子 ⇒ 寝具角色 |
| 参考) ? 吃桌子 | : | 桌子 ⇒ 食物角色 |

如此看来, 桌子并非无论何时何地都在发挥桌子的功能, 它的价值取决于所在的活动情境。在特定情境中桌子被利用的是它所具有的“动允性”, 而吃桌子行为是桌子所不能提供的“动允性”, 所以这种表达在汉语言文化中是很不自然的。然而, 如果是指喜食木头的白蚁, 就非常自然了⁸⁾。

4.3.2 形容词“重”的语义

汉语形容词最重要的表述功能是对事物或者人的评价(黎锦熙 1924, 赵元任 1980, 朱德熙 1956、1982, 张国宪 2006等)。此时, 把事或人哪一个侧面焦点化才是应该重视的问题。例如, 踩在凳子上的时候, 凳子的高度就是焦点; 而在搬运凳子的时候, 重量就比高度重要得多。这种事物的属性, 即评价就是行为与主体的相对化。

以下是凳子的属性与行为的相对化:

(17) 与行为相对化的凳子的属性

- | | | |
|-----------|---|--------|
| a. 坐在凳子上 | ⇒ | 凳子硬 |
| b. 踩在凳子上 | ⇒ | 凳子低 |
| c. 搬凳子 | ⇒ | 凳子重 |
| 参考) ? 吃凳子 | ⇒ | ? 凳子好吃 |

人们在搬运货物时感知到“重”的属性, “重”在该情境中所表达的货物的重量在语言中具有普遍性。在此类情境中, “重”又作为阻碍搬运或承担等活动中的抵抗力而得以概念化。当把属性概念在此类活动的情境中定位时, 对它们的解释就倾向

8) 例如, “蚂蚱的味道真不错”, 只有在拿蚂蚱当作一种食品的社会文化中才具有现实意义。以品尝蚂蚱为对象的活动之所以可能, 是受到这一特定共同体的文化制约, 即, 动允性的文化相对性。

于行为的“动允性”。

本文把“重”的典型属性理解为在搬运活动情境中的货物属性。

(18) “重”的“动允性”

a. 重量 (对象) ⇒ 困难 (主体、搬运、货物)

b. 搬运框架：搬、推动、举起等

属性	〈有重量〉	}	重
动允性	〈难以挪动〉		

5. 对个别形容词的分析——以“硬”为例

可以理解为具有阻碍活动意义的形容词虽然较多，但本文专注于表达抵抗概念的形容词“硬”，特指在活动情景中所感知的“硬”的属性。其次，为理解这种属性，不仅限于一般情境中，对比喻以及故事的理解也需要活动的情境。我们将论述在理解词语的过程中，保持知觉与行为的相关性是至关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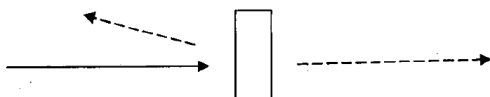
5.1 “硬”的语义

5.1.1 自然的动允性

抵抗力概念并非事物的内在性质，而是针对某个主体行为的反作用，具有交互作用的属性。如果用认知语义学的意念图式来分析，“硬”的概念在下列阻碍的图式中，可以用 表示阻碍物抵抗力的大小 (Johnson 1987:128)

www.kci.go.kr

(19) 阻碍的图式 blockage schema



上图用实线箭头表达主体所行使的作用力， \square 表示反作用力，作为障碍物而出现。下列(20)以某个发话为背景，表达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中“切冻肉、嚼甘蔗”和“拧螺丝、打开罐头”等行为。

- (20) a. {冻肉、甘蔗}很硬 → 切了半天没切动(嚼了半天没嚼烂)
 b. {螺丝、罐头}很硬，→拧了半天没拧动(开了半天没打开)

由此可见，“硬”的概念背后通常存在着活动情境，这可以证明对发话的解释必须考虑活动情境。由于这种活动情境是以自然内隐的方式插入语篇中的，这就使得在理解句子或文章时很少能意识到上下文语境。但是如果缺少这种适当的情境刺激，往往就会造成理解上的障碍。

本文认为如要充分描述属性的意义，必须把自然内隐的活动情境明示化，把意念图式中作用力的实质内容作为行为来表述。

5.1.2 有关“硬”的经验描述

在人类居住的环境中，我们并非把所有事物的硬度都视为障碍。例如，“电线杆很硬”这句话使我们感觉它在真实的语境中不太自然。对于汉语母语者来说，语法当然没错误，但是在生活中却显得没有什么意义，这是因为破坏电线杆与现代社会倡导的行为准则背道而驰⁹⁾。

本文把“硬”放在破坏或使物体变形等活动情境中进行理解。西尾曾就日常生活

9) 当然在特定的情境框架中也有意义。例如，某个人走路不小心，头撞在了电线杆上，就可以说：“哎哟，疼死我了！这个电线杆真硬！”

中对事物的“硬”所感知的经验作出以下描述（西尾 1972：414）。

(21) “硬”的日常性经验

作为日常性的体验，我们是通过什么方法感觉到“硬度”的呢？

可以认为是来自外部的“压”、“敲打”、“拉”等作用力。使物体变形的办法有“凿坑”、“折断”、“弄弯”、“拉长”等种类。

从生态心理学的视点观察这些经验，可以分成两大类：一是可以导致实质性变化的“探索活动”；二是包含最终目标的“执行活动”。在框架语义论中，则把这两种活动描述成在整体活动中以手段和目的形式存在的具有关联性的过程，它赋予我们在理解文章时的一贯性。

(22) 有关“硬”的两种行为

- a. 探索活动——表面接触活动
压，敲打，拉 等打击活动
- b. 执行活动——状态变化活动
切，折断，弄弯 等变形活动

“硬”表达的是“物体的质地很结实，外部作用力难以使其改变形状”，“使主体能感到某种抵抗力”。基于这种语义结构，在活动情境中对“硬”的概念进行理解时，我们把其视为一种“操作的可能性”。

(23) “硬”的典型“动允性”

- a. 硬度（对象）⇒ 困难（主体，破坏，对象）
 - b. 破坏框架：切，割，敲，凿，弄弯，拉伸
- | | | |
|-----|--------|-----|
| 属性 | 〈具有硬度〉 | } 硬 |
| 动允性 | 〈难以破坏〉 | |

此外，与“硬”同样拥有表达抵抗变形的概念还有“粗（不易被折断）、“厚”（不易被切割）等。它们表层上是表达形状或体积大小等，但背后支撑“越粗越不易折

断”及“越厚越不易切割”的是自然赋予的“动允性”。此外，汉语中也有“很粗心”、“脸皮厚”等类似的隐喻。

对此，我们把“硬”的属性抽象化，仅以其最终的结果或者目标所形成的破坏和变形为焦点，就成为表达对这种行为抵抗力的抽象度较高的概念。这也许就可以证明主体的行动最终不会以行为的状态出现，而是以行为的目标（志向）为基础进行分类。

- (24) a. 这棵木桩 真硬 (→ 粗) → 劈了半天也劈不开
 b. 这块打糕 真硬 (→ 厚) → 掰了半天也掰不开
 c. 这块竹笋 真硬 → 切了半天也切不动

“硬”表达了基于物体形状的行为状态在抽象化后对破坏活动的抵抗力。汉语中把意义与行为相对化进行语义描述的形容词很多。例如，除了“硬”、“重”以外，还有与接近活动相对化的“远”、“近”，与攻击—防御活动相对化的“强”、“弱”等形容词。

(25) 行为的层级性：



5.2. 隐喻与故事的理解

5.2.1. 心理与社会的用法

理解属性所需要的活动语境并非只有写实的用法，有很多延伸到对隐喻的理

解，即恒定性假说¹⁰⁾ (Lakoff 1990)。以下，本文将观察“硬”的隐喻性用法，在对它们的生成和理解中，我们主张它不仅是基于对象之间具有相似的“可见性共有”，而且是其背后“态度的共有”。

表达抵抗力的形容词当扩展到抽象意义域时，多数情况下仍能保留抵抗力的意义。同样，在表达人的态度时，从心理、社会意义上来说存在改变对方的活动并构成承受来自对象抵抗力的图式。例如，“表情僵硬”、“心肠硬”等，背后隐藏着使对方表情变柔和或者使对方意志软化等活动情境。

- (26) a. 她的 {表情, 姿势, 看法, 观念……} 僵硬
 b. 李先生的 {心肠, 态度……} 很硬
- (27) a. 这个人嘴很硬→很难让他服输
 b. 此人头脑观念僵硬→想让他改变思考方式比登天还难

这些现象从生态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就是主体的态度。如果我们接受这种主张，可以从两个侧面表述支撑隐喻的经验结构。

- (28) 精神是脆弱的物体 (Lakoff & Johnson 1980: 28)
- A. 可见性的共有——把某种对象看成脆弱的东西
 B. 态度的共有——持有对某一对象破坏的态度

例如，“(与某人或集团) 结盟”，或者“思想是精神食粮” (Lakoff & Johnson 1980:46) 等，是基于可见性结构的记述。但是使可见性成立的却是面对外部攻击或威胁时主体保护自身利益的态度。此外，我们常把理解一部艰深的著作说成“啃硬骨头”或“慢慢咀嚼”等。

10) Lakoff (1987) 指出：在映射中“理想化认知模式”也从源域映射到目标域，并且这一模式在对目标域进行推理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理想化认知模式”是从认知域构建出来的认知结构雏形。它反映了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的说话人对某个领域内经验的统一的理解。经过映射之后，我们在目标域中也可得出与源域相类似的推论。1990年Lakoff又提出了“恒定性假说(the Invariance Hypothesis)”。其主要内容为：在从源域到目标域的映射过程中保持不变的是认知拓扑结构 (cognitive topology)，即意象图式结构。

- (29) 家庭或集团内部 {联结、团结、羁绊} 很坚硬
- a. 可见性的共有——把关系视为“绳结”
 - b. 态度的共有——联结、维持、解决方法
- (30) 李教授的 {作品, 文章, 话语, ……} (表述形式、观念) 僵硬
- a. 可见性的共有——把思想、观念作为精神“食粮”
 - b. 态度的共有——掌握, 摄取, 分析, 消化, 吸收

5.2.2 故事的理解与活动的情境

最后, 本文将以童话为例, 观察在活动情境及所感知的属性中所具有的一贯性表达。语言学家大多以句子为单位进行分析, 但实际上对语言的理解是在大于句子的语篇(话语)中进行的。就像我们对现实世界的直接感知依赖于活动情境一样, 在故事中, 人物角色的活动语境明显地依据故事的发展线索形成共有。

下列(31)是一段童话中的对话。在这个故事中, 两个主人公以敲开海龟蛋为目标, 以这种活动的意图为背景, 他们先是用拳头敲打海龟蛋, 但是却敲不开, 未能实现活动的意图。这两个人把无法实现意图的原因归结于对象“硬”的属性。因为到此时仍没有到达目标, 于是就用石头很顺利地打破了海龟蛋。

(31) 谷粒和格拉先戴上了围裙。

“哎, 我要敲开海龟蛋!”

谷粒用拳头猛敲了几下海龟蛋。

“哎哟, 疼死了! 怎么这么硬啊!”

谷粒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 疼得直跳着跺脚。

“那就用石头砸砸试试”, 格拉说。

就这样用石头一砸, 果然砸开了。

(《谷粒和格拉》)

接下来, 故事的主人公肯定有两个选择——到达最终的目标, 或者放弃向着目标的活动。故事中的“打破海龟蛋”的目的是“吃海龟蛋”, 是基于手段与目的相关活动的结构化。故事的结构化不仅需要这种活动的一贯性, 还要保证行为和知觉间的一贯性。

然而，当这种一贯性被打破的时候，我们对故事的理解就会产生障碍。例如(32)中“敲打→打破”所引起的破坏与“重”的属性所引起的搬运活动就不太匹配；(33)中“搬运→抱起”行为所引起的搬运与“硬”的属性所引起的破坏活动也不匹配，于是就变成了不具备一贯性的使理解产生障碍的语篇¹¹⁾。

- (32) “哎，我要敲开海龟蛋！”
 谷粒用拳头猛敲了几下海龟蛋。
 “哎哟，疼死了！怎么这么重啊！”
- (33) “哎，我要搬海龟蛋！”
 谷粒用两只手抱起海龟蛋。
 “哎哟，疼死了！怎么这么硬啊！”

由此可见，连结性是建立在每个句子意义所唤起的框架多层信息编制而成的结构之上。而从框架语义论的视点来看，连结性是框架之间的匹配问题¹²⁾。本文所论述的行为框架作为理解这类故事的分析单位，今后也许能为话语语言学提供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结合点。

6. 终章

本文把形容词所代表的属性的语义定位于行为或事件的活动情境中，并试图摸索适当的描述方法。具体集中于表达抵抗力的“重”、“硬”这类形容词的用法，论述了表达阻碍行为的形容词在活动情境中语篇表达的一贯性和连结性。

我们基于人类“交互作用的属性”，提出了一种以主体与对象的相互作用为前提

11) 例(32)和(33)由本文作者改写。

12) 按照vanDijk(1980)的观点，我们只有建立起了原型概念的组合同时才有框架可言。P. Werth(1984)的情景框架观认为，由于具有连贯关系的命题集合在共同背景下构成语篇，所以情景与语篇应该是同一种事物在不同认知层面上的反映。框架错位如果反映到语言表层，便会产生表达或者理解失误，造成交际受阻。

的解释形容词的框架。从框架语义论的观点出发，考察在语境中理解形容词的属性及表达方式。

第一，本文重新审视了认知语言学所倡导的主体性。传统的语义分析均是基于语义的真条件，排除语言所产生的外界环境对言语意义进行分析。而本文认为人们在发话的背后有认知主体的存在，语言是主体概念化的过程或者是它的产物。

第二，本文基于生态心理学的知觉、行为观的视角，认为在我们所见的事物背后，主体绝非仅仅是对事态漫然眺望的被动的观察者，而是具有某种意图和欲求的能动的行为者。我们必须关注语言背后主体的态度和存在方式。

第三，本文基于生态心理学交互作用的原则，认为在日常语言中，形容词的属性绝非单纯指它的内在物理属性，而是主体的行为与客体事物内在性质相互作用的属性。

第四，我们导入生态心理学的核心概念“动允性”，在具体分析形容词的属性意义中，导入框架语义论的行动框架。作为一种理想认知模式，我们把使周围环境结构化的活动看成行动框架，并将其一般化，用于对形容词语义的分析。在这个框架内，以“桌子”、“凳子”为例，分析了它们在不同活动情景中所能提供的“动允性”和与其相关的形容词“重”的语义。我们把“重”的典型属性理解为在搬运活动情景中货物的属性，换言之，使主体感到有重量并具备“难以挪动”的“动允性”。

第五，本文以形容词“硬”为实例，考察了主体在特定的活动情景中所感知的“硬”的属性。我们认为，“硬”最典型地表达两种行为，即探索活动和执行活动。从中归纳出“硬”的典型“动允性”，即主体所感觉到的硬度和难以被破坏的“动允性”。

我们不仅考察了个别形容词的物理属性，还描述了生物或人类的相互作用所展现的属性。生物性现象表现为主体与对象双方自律性的行动，对它们的描述需要以复杂的活动情境为基础。

< 参考文献 >

- 车文博(1998), 《西方心理学史》, 浙江教育出版社。
- 车文博、黄冬梅(2001),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哲学基础解析>, 《自然辩证法研究》2。
- 程工(1998), <从跨语言的角度看汉语中的形容词>, 《现代外语》2, 17-26。
- 郭锐(2012), <形容词的类型学和汉语形容词的语法地位>, 《汉语学习》5, 3-16。
- [瑞士] 让·皮亚杰(1980), 《儿童的语言与思维》, 傅统先译, 文化教育出版社。
- 黎锦熙(1924 / 1992), 《新著国语文法》, 商务印书馆。
- 马伟林(2007), <框架理论与意义识解>, 《外语与外语教学》10, 18-21。
- 王寅(2004), <认知语言学之我见>,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5, 1-5。
- 文旭(2002), <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目标、原则和方法>, 《外语教学与研究》2, 90-97。
- 熊仲儒(2013), <量度范畴与汉语形容词>, 《世界汉语教学》3, 291-304。
- 易芳(2004), <生态心理学之背景探讨>,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2, 24-28。
- 易芳、俞宏辉(2008), <生态心理学——心理学研究模式的转向>, 《心理学探新》1, 16-20。
- 张辉·李佐文(2001), <从“redpencils”和“fakeguns”谈起——形名组合的认知语义学研究>, 《外语研究》1, 36-40。
- 周启强、谢晓明(2009), <认知词汇语义学的主要理论及其运用>, 《外语学刊》3, 52-55。
- 张国宪(2006), <性质形容词重论>, 《世界汉语教学》1, 5-17。
- 张国宪(2007), <状态形容词的界定和语法特征描述>, 《语言科学》1, 3-14。
- 张伯江(2011), <现代汉语形容词做谓语问题>, 《世界汉语教学》1, 3-12。
- 赵元任(1996),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赵元任卷》, 刘梦溪主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
- 朱耀平(2003), <现代科学的本质、基础和危机——海德格尔对现代科学的现象学反思>,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 35-39。
- Beaugrande, R. & Dressler, W. U. (1981), *Introduction to Text Linguistics*. London: Longman.
- Cruse, D. A. (1986), *Lexical Seman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ixon, R. M. W. (1977), Where have all the adjectives gone? *Studies in Language, No. 1*, 19-80.
- Fillmore, C. J. (1977), Topics in lexical semantics, In W. C. Roger (ed.) *Current*

-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 76-138,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Fillmore, C. J. (1982), Frame semantics, In Linguistics Society of Korea (Ed.) *Linguistics in the Morning Calm*, Seoul: Hanshin, 111-137.
- Fillmore, C. J. (1985), Frames and the semantics of understanding, *Quaderni di Semantica*, 6(2), 222-254.
- Ford, C. E., Fox, B. A. & Thompson A. A. (2003), Social interaction and grammar, In M. Tom-asello (ed.) *The New Psychology of Language Vol.2*, Hillsdale: LEA Publishers, 243-270.
- Fujii, Y. (1999), The story of 'break', In Hiraga et al. (Eds.) *Cultural, Psychological and Typological Issue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313-332.
- Fauconnier, G. (1985), *Mental space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Gibson, J. J. (1966), *The senses considered as perceptual systems*, Oxford, England: Houghton Mifflin.
- Gibson, J. J. (1977), The theory of affordances. In Shaw, R. R., & Bransford, J. (Eds.) *Perceiving, acting, and knowing: Toward an ecological psychology*, 66.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 Gibson, J. J. (1979),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 Boston: Houghton.
- Hunston, S. & Sinclair, J. (2000), A local grammar of evaluation, In S. Hunston & G. Thompson (eds.) *Evaluation in Text*, 1-2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ackendoff, R. (1990), *Semantic Structures*. Cambridge: MIT Press.
- Johnson, M. (1987), *The Body in the Min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ennedy, C. (2001), Polar opposition and the ontology of 'degrees',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24, 33-70.
- Lakoff, G. &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koff, G. (1990), The Invariance Hypothesis: is abstract reason based on image-schemas?, *Cognitive Linguistics (includes Cognitive Linguistic Bibliography) 1 (1)*, 39-74.
- Langacker, R.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 W. (1991),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ombardo T. J. (1987), *The reciprocity of perceiver and environment: the evolution of James J. Gibson's ecological psycholog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3-4.
- Neisser, U. (1976), *Cognition and reality: Principles and implications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San Francisco: Freeman & Company.
- Parradis, C. (2001), Adjectives and boundedness, *Cognitive Linguistics*, 12(1), 47-65.
- Piaget, J. (1954),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in the Child*, New York: Basic Books.
- Pinker, S. (1989), *Learnability and Cognition*.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Pustejovsky, J. (1995), *The Generative Lexicon*.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Reed, E. S. (1996), *Encountering the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iegel, I. E. & Cocking, R. R. (1977), *Cognitive Development from Childhood to Adolescence: a 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 New York: Holt, Reinhart and Winston.
- Stoffregen, T. A. (2004), Breadth and Limits of the affordance concept. *Ecological Psychology*, 16, 79-85.
- Talmy, L. (2000a), *Toward Cognitive Semantics Vol.1*.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Talmy, L. (2000b), *Toward Cognitive Semantics Vol.2*.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Tannend, D.(1993), *Framing in Discours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omasello, M. (1999), *The Cultural Origin of Human Cogn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urvey, M. T. (1996), Dynamic touch. *American Psychologist*, 51(11),

1134-1152.

- Uehara, S. (1998), *Syntactic Categories in Japanese*. Kuroshio Publishers.
- Ungerer, F. & Schmidh, J. (2001),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Beiji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Valera, F. J, Thomson, E. & Rosch, E. (2001), *The Embodied Mind*. Cambridge: MIT Press.
- Van Dijk, T. A.(1980), *Macrostructure—A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Global Structures in Discourse, Interaction, and Cognition*.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 Werner, H. & Kaplan, B. (2014), *Symbol Formation*.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 Warren, W. H. (1984), Perceiving affordances: Visual guidance of stairclimbing.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 10, 683-703.
- Werth, P. (1984), *Focus, Coherence and Emphasis*. Brussels: Croom Helm.
- N. W. Smith. (2001), *Current systems in psychology: history,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Wadsworth: Thomson Learning, Inc.
- R. Rorty. (1999), *Philosophy and Socialhope*, New York: Penguin.
- E. S. Reed. James J. (1988), *Gibson and the psychology of percep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高立偉 (2010), <中国語形容詞の時間表現に関する一試論——日本語との対照研究から>, 杏林大学大学院国際協力研究科 <大学院論文集>7, 1-11.
- 新地綾 (1997), <形容詞“重い”の多義性に関する認知言語学的考察>, <<言語科学論集>>3, 77-104.
- 山梨 正明 (1995), <<認知文法論>>, ひつじ書房.
- 山梨 正明 (2000), <<認知言語学原理>>, くろしお出版.
- 西尾 寅弥 (1972), <<形容詞の意味・用法の記述的研究>>, 秀英出版.

< Abstract >

Previous studies have generally conceived adjectives to denote a “property” or “state” of an entity. However, this conception does not take the interpretation of adjectives such as heavy/light and hard/fragile into sufficient consideration: the meanings of these words are best characterized in terms of some activity involving the relevant entity. Lakoff(1987) uses the term “interactional property” in this regard. Our analysis assumes that an interactional property is equivalent to an “affordance”, i.e. the opportunity to carry out a certain activity. For instance, the sentence “The trunk is heavy” does not merely describe the objective state of the trunk but also implies the resistance against carrying the trunk. In this paper, we provide a descriptive device, i.e. an action frame to represent the meaning of interactional properties.

Key words: interactional property, affordance, stance, ecological psychology, perceptual cycle, frame semantics

원고접수일	심사일정	1차수정	게재확정	출간
2016. 7. 29.	2016. 8. 26.	2016. 9. 25.	2016. 9. 20.	2016. 9. 30.